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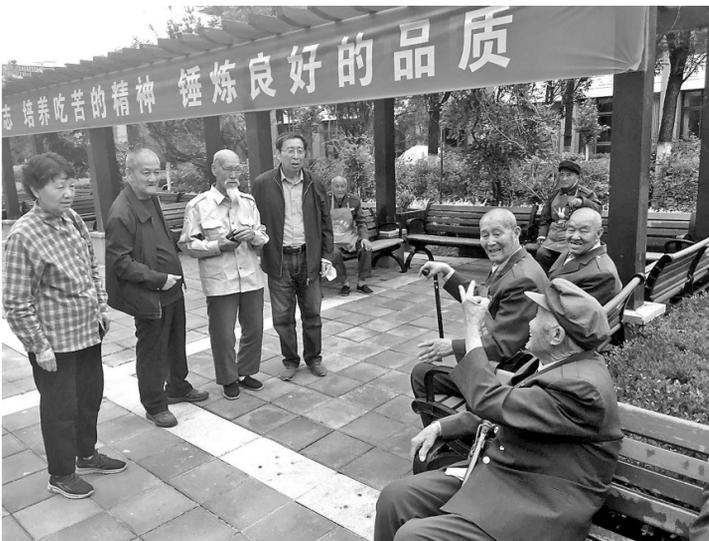


走过青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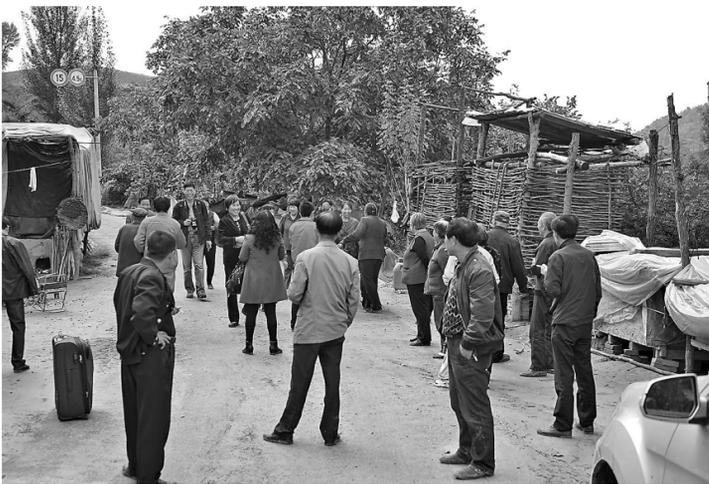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五十三载情依旧



红色精神永传承



喜迎亲人回家来



新居门前合个影

吃嫩玉米的风波

郭文敏

记得插队第一年,为了今后能吃饱饭,我们和队长要了一块自留地。

我们一直精心照料着那一块地。我们种的玉米占地最多,其次种了豆角、土豆、白薯、西红柿,长势都很好。

李岳恒家里寄来的豆角种子,说40天就能成熟,是不爬蔓子的芸豆角,真的40天就吃上了。当地村民听说后都来参观,都夸这种豆角成熟快、好采摘,他们以前没见过这品种,纷纷让他们留点种子,他们明年也种。

自留地离泉水很近,我们抽空给地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。农作物需要上粪,可我们没有担粪的工具,每次都是借郭大娘家的。用粪勺子一勺一勺从厕所掏出来灌到粪桶里,然后用挑粪担子挑到地里,在庄稼旁边挖条沟,把粪浇在里面后再用土埋上。

那个年代化肥还很少,公社也进过货,可老百姓和队里都买不起,也不相信那东西能增产。直到第二年,上级领导为了让大家体验化肥的好处,鼓励用化肥,实行了优惠政策,才有人开始尝试这化学东西。

“没有大粪臭,哪有五谷香。”为了不饿肚子,累和臭都忍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一人挑着粪担都到地里了,没注意地不平,摞担子时桶倒了,粪撒到了鞋上。鞋也不舍得扔,就找了个河沟,用肥皂洗刷了好多遍,还觉得有臭味。直到太阳把鞋晒干之后,才好了许多。

那双鞋就接着穿,直到破得不能补了才舍得扔掉。可每次穿它时,都觉得别扭。

那时,老乡告诉我们,浇完粪之后的几天,地更要常浇水,否则庄稼会被烧死。我们都虚心按照老乡的指点去做了。

平时,男生谁收工回来早一些,也都抢着往地里跑。为防止动物糟蹋庄稼,我们砍来了树枝,给这块地围起了栅栏,还做了一个门。我们用不断和老乡们学来的经验,精心打理着那些庄稼和蔬菜。

夏天,种的西红柿结果实了,只是在路边,难免被村里散养的鸡糟蹋。那些鸡就像野鸡一样,都能飞得很高很高,栅栏根本挡不住它们。西红柿刚一红,我们还没来得及及摘,就经常被啄得一个洞一个洞的。

转眼到了秋天,玉米快熟了,一些老乡开始煮嫩玉米吃。一天晚饭后,男生回窑洞了。房东郭大娘送给我和秀琴每人一个煮熟的玉米,那香甜的嫩玉米真好吃,把馋虫都逗出来了,吃完一个还想吃。

我俩赶紧跑到我们的自留地去看自己种的玉米。轻轻扒开几棵玉米尖的外皮,看到玉米都还没成熟,只好失望地回到窑里。

有一天轮到我做饭,到自留地浇水时,看到我们种的玉米也能吃了,就特别兴奋。秀琴那天收工回来早,我一说,她也显得很高兴。我俩就一起跑到自留地,掰了五根嫩玉米放锅里煮。秀琴还帮着做了贴饼子。

那无公害玉米煮到锅里,甜味溢满整个窑洞,盖过了六六粉呛人的味道。我俩幻想着吃饭的时候,男生见了一定会很兴奋,这完全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得到的劳动果实呀!我们为它付出了太多的辛苦,他们肯定见了都高兴,个个会吃得特香。

终于盼到三个男生收工回来了,我俩高兴地抢着去揭锅。没想到当那诱人的嫩玉米和贴饼子一起端到炕上时,三个男生一脸严肃,吃得并不高兴。我俩

虽然心里很纳闷儿,但依旧吃得很香,特满足。

晚上,组长李岳恒特意给我们五人开了个会,对我俩进行了严肃批评。他说:“忘了饿肚子的滋味了?这样吃玉米是浪费粮食。现在五个嫩玉米吃了就和零食一样,根本不顶饱,留到秋后能蒸多少窝头呀!”

其他两个男生也觉得组长说得对,都对我俩进行了批评。

我俩连连点头,嘴上说是是是!对对对!承认错了,心里却不顺气。

秀琴小声嘟囔:“人家老乡都可以吃,我们为什么不能?”

我也说:“就是,好不容易等熟了,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还错了?”

李岳恒说:“队里分粮是按人头分,老家乡孩子多,刚出生的吃奶不吃粮的也分一份,当然粮食够吃了。而我们五个年轻劳力个个都是吃将,粮食当然就紧张了。秋收一过,国家就取消原本供应我们的粮食。今后必须得靠我们精打细算过日子才不至于饿肚子。”

我俩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。从那天开始,我们那一年再没吃到自留地里的嫩玉米。

我和秀琴那时都把房东郭大娘当成了亲人,第二天锄地休息时和大娘诉说了吃嫩玉米的风波。大娘听了说:“看把娃娃委屈的,好恹恹的,吃个自家的玉米还要受批评,咱队里几个男生太仔细了,没那么严重的事,以后大娘给你们煮玉米吃。”

那一段时间,老乡们往山上送饭,凡是家里带来了煮玉米,每次都分给我和秀琴吃。老乡们都是诚心诚意的,如果不吃还会不高兴。尤其是杏叶和郭大娘、玲玲,每次煮玉米都喊我俩去吃。

难忘1969

李业泉

(一)

一九六九年元月,我随着知青大潮乘火车转卡车,随着那浩浩荡荡看不到头和尾的卡车,奔赴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延安。

那一天,伴随着阴沉的天空中飞舞着的雪花,我们这些如花年纪的少男少女们开始了人生的历练。

在出发前,我曾经问河庄坪公社来北京接学生的张姓领导,我分配到的杨家湾一队是个啥样?他的回答让我感到些许安慰。回家后,我高兴地跟妈妈说:“您放心吧,我插队的地方是一条街,挺好的。”

在陕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年,我经历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往事,亲历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各种艰辛。这一年中,我当过掏粪人,当过磨坊管理员,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小学代课老师,也遇到过两次险情。

有一次,我与一个社员赶着驴车到延河大桥东头的市场里卖豆角,卖完已过晌午,我自己赶车回队。回去的时候,一路都晴格朗朗的。过了兰家坪大桥,眼看着从无线电厂附近下坡过河就到了家,可眼前却出现了情况:早晨还清格凌凌的河水变浑了,河面也宽了,咋办?绕回去要走好远呢。一番思索后,我决定原路过河!于是,我紧了紧腰带,查看了一下装钱的挎包,坐到车帮上,一挥鞭子,毛驴毫不犹豫地踏入河中。平时的河水深不过膝盖,可今天眼见河水变深了,水面快贴到毛驴的肚皮了。看着浑浊的河水,我有点紧张。当毛驴走到河中间的时候,车厢忽悠一下漂了起来。毫无经验的我不顾及防地连人带车厢翻到河中,冰凉的河水让我激灵了一下。当我从水中爬起来,抹了把脸往周围一看,糟糕!车轱辘与车厢分离被冲走了。我顾不上多想,就朝车轱辘冲过去,追了有十多米远。然后一把抓住车轱辘。回头看,毛驴已经拖着空车厢到了岸上。我把车轱辘扛上肩,有些艰难地移步上岸。那毛驴扭头望着我,张着嘴嗷嗷地叫唤,好像催促我快点儿。我沿着河槽,憋足了劲儿,一口气走到河帮沿上的毛驴车旁。扔下车轱辘,感觉精疲力尽。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上是那么别扭,有点站不住,于是一屁股坐地上。刚坐下,就听见轰隆隆的闷声传来。抬头一看,好家伙,河槽里泛着白花的洪水汹涌地冲过来。好险啊!

看着喘急浑浊的洪水,我有些眩晕。我翻看了一下挎包,里面卖菜的钱还在,只是粘成了一团,都是纸币,一分二分五

分,也有一毛两毛的,最大面值五毛。还好钱还在,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咋办。我抬头望着远方,仿佛看到母亲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,仿佛在鼓励我,要我坚强!坚强!人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,可我忍不住,从头上淌下的河水、汗水与泪水混在了一起……

(二)

插队第一年夏收某天发生的事,令我难以忘怀。

“明早派咱们和社员一起上山割麦子,咱们早点儿睡吧。”我说。

睡灶台边儿上的董同学答应了一声,噗的一下吹熄了煤油灯。我刚刚伸了一下腿,咦?怎么膝盖像针扎了一下似的,火辣辣的。我把腿挪动了一下。

“哎呀!”又一下。

“手电,手电。”我一下坐起来,大叫。

“怎么了?怎么了?”俩同学赶紧坐起来打开手电,在我掀开的被子上照射。赫然发现一只小手指般长、翘着尾巴的蝎子,静静趴在那里。

我倒吸一口凉气,立马觉得膝盖更疼了,火烧火燎地疼。

“别动!别动!”董同学说着下炕,从本子上撕了张纸,卷了一个逮蝎子的纸筒,又顺手提了一只鞋上炕准备着。韩同学一直举着手电照着,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筒慢慢贴近这个不速之客,另一只手举着鞋,随时准备下狠手。

这家伙好像看到窝儿了似的,爬进了纸筒。董同学连忙把纸筒口扭住,然后扔到地上,用鞋底子啪啪啪使劲儿砸了几下,又穿上鞋狠狠地踩了几下。随后长出一口气。

“好了,给你报仇雪恨了!”韩同学翻出一盒清凉油,给我膝盖上抹了些说:“管事不管事只有这个了。”他俩躺下睡了,我疼得眼泪花直在眼眶里打转。一把扯下盖枕头的白羊肚手巾,绑在膝盖上勒紧,用双手掐着揉着,咬牙忍着、忍着,也不知啥时候睡着了。

砰砰砰!一阵敲门声把我们惊醒。“受苦的起来了!”是队长在外面叫。

“起身了!起身了!”还在叫。我们一骨碌爬起来。

“咋样?能上工吗?”他俩问我。

“行,没事了。”

拿上镰刀、背绳,我们跟在队长身后,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鱼贯地向山上的麦地出发。

中间,由社员带着我们进行收割。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,搂一把割一把,码放一边,速度随着熟练程度在慢慢加快,不知不觉割了好大一片。随着太阳的升高,有人喊:“送饭的来喽!”大家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。

送饭这个活儿得要年轻力壮才行。挑个担子,两边各挂有五六个陶瓷罐子,再装上食物,可是不轻。更重要的是半道不能歇,汤汤水水的放不下来,而且要尽量趁热送到地里。每个人的饭盒差不多是一样的,半罐小米稀饭,罐口上的碗里有个玉米面馍和一点腌菜。熬到中午还是一样的重复,也有的是一罐子玉米稀饭。腌菜各家有所不同,有萝卜、洋芋、酸菜,相同点是都没有油水,都是用盐粒腌拌的。

中午,强光直晒,山上光秃秃的也没个躲避处。大家分别用草帽或衣服遮挡着头部,董同学的双肩、后背都被晒得掉皮。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,队长让每人背一捆麦下山。社员们都很麻利,队长帮我们三个知青整了一背。我试着抱了一下,够沉的,有一百多斤。队长嘱咐我们下山走慢些。他们陆续先下山了。我们仨也学着社员的样子,把肩膀头卡在绳子上,双手攥住绳头,往起站,一下、两下,却怎么也站不起来。我卸下肩膀头,走到韩同学身后。

“我喊一二,你就往起站。”

“好。”

在我的助力下,他俩都背起来了。

“你咋办?”

我说:“这里有个土坎,我把麦子拖到这,我在下边应该很容易背起来。你们先走着,我随后。”

“那好,你快点儿,天快黑了。”董同学说。

“没问题,我马上就跟上。”

我把白羊肚手巾别在绳子上,重新卡住肩膀头,拽着绳头,使劲,不成,再加点劲儿,还是不行。

我深吸一口气,脚足了劲儿,“嗨”的一声,麦捆飞上了肩头。强大的冲力让我一个前扑,扑到地上。

就是这一刹那间,我头上、身上一下子都汗湿了,双手抠在土里,头就探在悬崖边上!麦捆上的白毛巾在眼前闪了两下,“噗通、噗通”顺着悬崖滚落下去,声音越来越小,销声匿迹了。我趴在那里半天没敢动,心还在猛烈跳着。

一阵凉风袭来,我打了个冷颤。天黑了,得赶紧。我往后退了退,慢慢站起来。

天色越来越暗,我定了定神,试着抬了抬腿,还能动。于是,赶紧顺着那隐约还看得见的下山小道奔跑……